阴谋与爱情 第四幕

第一场

斐迪南手里拿着封已拆开的信冲进门来，一名侍从从另一道门上。

斐迪南侍卫长在这儿吗？

侍从少校先生，宰相大人正在找您。

斐迪南见鬼！我问你侍卫长来了吗？

侍从侍卫长老爷在楼上玩儿牌。

斐迪南叫这混蛋赶快下来见我！（侍从下）

第二场

斐迪南独自飞快地读完信，一会儿呆若木鸡，一会儿绕室狂奔。

斐迪南不可能。不可能！在这天使一般的躯体内，不可能藏着一颗魔鬼的心……可事实却明摆着！明摆着！就算所有的天使都下到人世，为她的清白担保——就算天和地，就算造物和造物主都聚集起来，为她的清白担保——这可是她的亲笔信呀！——闻所未闻的无耻欺骗，人类从来不曾经历过的欺骗！——这就是为什么她死也不肯逃走！——为的就是这个——上帝啊！——现在我算醒悟啦，现在对我才算真相大白！——就为这个，她才大大方方放弃了我对她的爱情；我差一点，差一点就受了她那天使的假面具的蒙蔽！（越奔越快，最后又停下来静静地沉思）完全摸透了我！——我的每一次感情冲动，每一声心灵震颤，每一回热血激荡，都得到了回应——凭一声细微到极点的无法描述的叹息把握我的心境——用一滴泪水测算出我的感情——伴随我攀登上热情的座座险峰，当我快坠入可怕的深渊时突然出现在眼前——上帝啊！上帝啊！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假相？——假面具？——啊，要是谎言的色泽能这般经久不褪，又怎么可能没有魔鬼混进天国里去呢？

当我指出我们的爱情已处于危险中的时候，这虚伪的女人一下子便脸色苍白，装得真是太像啦！对我父亲的无礼讥嘲，她像个高傲的胜利者似的不屑搭理，可在这一瞬间，这娘儿们似乎也心虚了——不是吗？她到底经受不住真理的严峻考验——这伪善的女人晕倒了过去。你现在还能说什么呢，感情？连淫妇也晕倒了啊。你用什么来替自己辩解呢，贞操？——连婊子也晕倒了啊。

她知道，她已把我变成了什么样子。她看透了我的整个灵魂。在第一次亲吻时我满脸通红的一刹那，我的目光已彻底地展示了我的心——她难道会毫无感觉？或许她仅仅感觉到了胜利的喜悦？——在幸福陶醉时刻，我幻想她心里装着整个天国，最狂野的愿望也沉默下来了——我心头除去永恒的天国和这个姑娘，别无其他念头——上帝啊！她竟一点没感觉到吗？她唯一感到的，就是她的诡计得逞了吗？就是她卖弄风情赢得了青睐，因而洋洋得意吗？死也要报这个仇！没有别的原因，只为我受骗了吗？

第三场

侍卫长和斐迪南。

侍卫长（小步跑进房来）您叫人找我吗，亲爱的——？

斐迪南（喃喃自语）我要扭断一个流氓的脖子！（提高嗓音）侍卫长，这封信想必是您在检阅时从口袋里掉出来的——我呢，（冷笑）很幸运地把它给捡到了。

侍卫长您？

斐迪南一个太有趣的巧合。您追究万能的上帝责任去吧！

侍卫长您瞧，男爵，您把我吓成了啥样子。

斐迪南念一念吧！念一念吧。（离开侍卫长）既然我不够资格做个情人，那就不如心甘情愿地为你们搭桥拉纤。（趁侍卫长念信的时候，走到墙边取下两支手枪）

侍卫长（将信扔在桌子上，准备溜走）该死！

斐迪南（拽住胳臂将他拉回来）慢着，亲爱的侍卫长。这些新闻我觉得挺有趣。再说，我还没有得到捡信人的酬劳哩。（把枪递给他）

侍卫长（惊愕，后退）请您理智点，亲爱的。

斐迪南（声音大而可怕）我太理智了，所以决心把你这样的流氓送到另一个世界去。（硬塞一支枪在他手里，同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手帕）拿着！抓住这张手帕！——它是我从那婊子手里得到的。

侍卫长以手帕为界决斗？您疯了吗？瞧你想到哪儿去啦！

斐迪南抓住这一头，我说。不然你会射偏的，胆小鬼！——瞧他抖得多厉害，这个懦夫！你应该感谢上帝，懦夫，他将让你后脑勺第一次尝到枪子儿的滋味。（侍卫长拔腿溜走）等一等！我请你啦。（赶到他前边，闩上门）

侍卫长在房子里决斗，男爵？

斐迪南好像和你也值得跑到城外去似的！——宝贝儿，在房里枪声会更加响亮，这可是你在世界上发出的空前绝后的声音呀——举起枪来吧！

侍卫长（擦拭额上的汗水）难道您打算拿您宝贵的生命来冒险么，前程远大的年轻人？

斐迪南瞄准，我说！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已别无所求。

侍卫长可我求的还多着哩，我最最杰出的朋友。

斐迪南你，奴才？你追求什么？——去干世人全都不屑于干的勾当？去不住地点头哈腰，卑躬屈膝，活像只被大头针钉着的蝴蝶？去记录你主子上厕所的次数，对他讲的笑话应声打哈哈？同样地，我也愿意像带着只稀罕的土拨鼠一样带上你，让你像只猴子似的应和着地狱中死鬼们的吆喝声跳舞，狗颠屁股似的奔来跑去侍候他们，用你混迹宫廷的伎俩去愉悦那些永劫不复的罪人。

侍卫长老爷吩咐小的什么都可以——只是请把手枪放下！

斐迪南瞧这窝囊废的德性！——真让用第六天造人的上帝感到羞耻！就像迪宾根某个书商粗制滥造的盗印本！——你这脑瓜儿实在不争气，太可惜了它里边那两勺子脑髓，真太可惜！仅仅这点儿脑髓，就足以把一只猢狲变成人，可它现在却只造成理性的破坏——我偏偏得和这样一个家伙分享她的心？——太失格了！太不负责任了！——对这样一个家伙，让他改邪归正还来不及，哪能再刺激他去造孽呢？

侍卫长啊，感谢上帝，他变聪明了！

斐迪南我让他配受你的感谢。既然连毛毛虫也得到宽容，就让这家伙也沾点光吧。人家将来碰见他也许会耸耸肩，对上帝的英明发出赞叹，佩服他竟然用残渣和垃圾喂养出了这样一些生物；佩服他竟然给刑场上的乌鸦和皇家厕所里的佞臣准备了餐桌——最后，人们还要惊叹上帝的远见卓识，甚至在地狱中他还豢养了一些以毒攻毒的蝮蛇和蜘蛛——可是，（重新怒不可遏）不许害虫碰我的花朵，要不我就将它（抓住侍卫长猛烈摇晃）如此这般地捏得粉碎。

侍卫长（自怨自艾）上帝啊！谁离开这里就真有福！离开得远远儿的，就算住进巴黎的疯人院也不错！只要别和这人在一起！

斐迪南混蛋！要是她不再清白无瑕！混蛋！要是你在我顶礼膜拜的圣地寻花问柳！（狂怒）在我侍奉上帝的天国耽于淫乐！（突然静下来，然后咄咄逼人地）要是你是这样一个混蛋，你就真该早早逃进地狱去还好些，免得在天堂里撞在我的气头上！——你和那姑娘的关系究竟有多深？坦白讲！

侍卫长请您放开我。我把一切全讲出来。

斐迪南啊！和这姑娘乱搞，该比尽情地嫖娼宿妓更带劲儿吧！——她愿意放荡，她愿意她能够贬低灵魂的价值，以淫乐冒充德行。（用手枪顶住侍卫长胸口）你和她究竟有什么关系？要不我开枪，要不你说出来！

侍卫长什么关系也没有——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。请您哪怕忍耐一分钟。您上当受骗啦。

斐迪南用得着你来提醒我吗，恶棍？——你和她关系有多深？说，要不我杀了你！

侍卫长我的上帝！我的上帝！我说就是了——您只管听着吧——她父亲——她的亲生父亲——

斐迪南（狠狠地）把他女儿拉来和你姘在一起？那么你和她已经到了什么程度？说，不说我要你的命！

侍卫长您疯了。您听不进我的话。我从没见过她，也不认识她。我压根儿不了解她的情况。

斐迪南（连连后退）你从没见过她？也不认识她？压根儿不了解她的情况？——米勒姑娘为你失去了清白，你却一口气对她说三个不？——滚，坏蛋！（用枪揍他一下，把他推出房间）这样的人不值得浪费火yao！;

第四场

斐迪南独自一人，久久地缄默无语，脸上的表情表明他正经历

着可怕的思想斗争。

斐迪南完了！是的，不幸的人！——我是不幸，你也一样。是的，伟大的上帝作证！如果我完了，你也完了！世界的裁判者啊，别夺去她，这姑娘是我的。为了她，我可以把你的整个世界让给你，情愿放弃你的整个美妙绝伦的创造。把姑娘留给我吧。——世界的裁判者啊，那边有千百万灵魂在对你哀哀求告，转过你怜悯的目光去吧——让我独自料理我的事好啦，世界的裁判者！（狂躁地搓着手）难道富有而万能的造物主会吝惜一个灵魂，而且还是他所创造的最最卑劣的灵魂？——那姑娘是我的！当初，我是她的上帝；现在，我将成为她的魔鬼！（眼睛定定地望着一个屋角）永远和她一起绑在苦刑的\*上——眼睛死死盯着眼睛——头发竖立起来——连我们空虚的叹息呜咽也融为一体——现在我要再给她一些温存，让她再听听自己那如歌唱一般悦耳的誓言——上帝啊！上帝啊！这样的结合是可怕的——但却永不分离！(准备跑出去，宰相却走了进来)

第五场

宰相和斐迪南。

斐迪南（退回房中）啊！——爸爸！

宰相很好，咱们在这儿碰见了，孩子。我来通知你一件叫你高兴的事，亲爱的儿子，一件准会叫你喜出望外的事。咱们坐下来好吗？

斐迪南（久久地凝视着父亲，然后激动万分地跑上去抓住他的手）爸爸！（吻他的手，同时跪在他脚下）啊，爸爸！

宰相怎么啦，孩子？快站起来。你的手又烫又哆嗦。

斐迪南（极其热烈、冲动）原谅我的忘恩负义，爸爸！我是个不孝的逆子。我误解了您的好心。您待我一片慈爱——啊！您要早有先见之明——现在已太迟啦——原谅我！原谅我！给我您的祝福吧，爸爸！

宰相（装出莫名其妙的样子）站起来，孩子！想一想，你这不是给我打哑谜吗？

斐迪南米勒那丫头，爸爸——啊，您了解这个人——当时您生气是完全对的，是表现了高尚的慈父之爱——只是爱子心切，方法不当——米勒那丫头！

宰相别折磨我了，孩子。我恨自己太严厉！我是来请你原谅的。

斐迪南请我原谅？诅咒我吧！——您不同意十分明智。您的严厉是对我天大的爱惜——米勒那丫头，爸爸……

宰相是个高贵而可爱的姑娘，——我收回我操之过急的怀疑，她已赢得我的尊重。

斐迪南（震惊得跳起来）什么？您也……？爸爸！连您也……？——可不是吗，爸爸，生就一副纯洁无邪的好模样？——爱这样的姑娘，真是太合乎人情了。对吗？

宰相也可以说：不爱她等于犯罪。

斐迪南闻所未闻！岂有此理！——以往您可是很能洞悉人心的哟！而且您通常都是用仇恨的眼睛观察他人！——绝无仅有的伪善——这个米勒丫头，爸爸……

宰相她有资格做我的女儿。我把她的德行看做高贵的出身，我珍视她的美貌如同金子。我的原则对你的爱情低头了——她应该属于你！

斐迪南（发疯似的冲出房间）决不！再见吧，爸爸。（下）

宰相（跟着他）等等！等等！你奔哪儿去？（下）

第六场

弥尔芙特夫人十分豪华的客厅。

夫人和使女索菲走进来。

夫人这么说你见着她了？她会来吗？

索菲马上来。她还随便穿着在家时的衣服，准备赶快换一换。

夫人别告诉我她的任何情况——什么也别讲——要见到这个幸运的人，这个和我可怕地心心相印的女子，我哆嗦得跟个罪犯一样——在接到邀请时她态度如何？

索菲她好像很吃惊，沉思着，睁大眼睛瞪着我，一声不响。我原本做好了她会推辞的思想准备，谁知她却眼睛一亮，完全出乎我意料地回答说：“您夫人吩咐的，正是我明天要去求她的事。”

夫人（非常不安）饶了我吧，索菲。可怜可怜我。要是她只是个平凡的女子，我一定会脸红；要是她超出了平凡，我更会胆怯啊。

索菲可是夫人——您并非心血来潮，贸然接待一位情敌。想一想，您是什么人。让您的出身、您的地位、您的权势，来替您壮胆吧。一颗骄傲的心，定能提高您仪表的端庄和美丽。

夫人（神不守舍地）胡说些什么呀，傻瓜！

索菲（狡黠地）如此看来，今天这些最值价的宝石在您身上闪闪发光，也许是碰巧喽？还有，您碰巧正好今天穿上了最名贵的衣料缝的裙子——并且在您的房里挤满了仆人和侍者，还要在您宫内最豪华的客厅接待一个市民少女，对吗？

夫人（气急败坏地走来走去）真该死！真过分！女人看女人的弱点眼睛就跟夜猫子一样！——可我堕落得有多深啊，多深啊，竟让这样一个贱人来揭自己的底！

侍从（走上场）米勒小姐到……

夫人（冲索菲）走吧，你！退出去！（索菲还迟疑着。语气变得严厉）走！我命令你！（索菲下。在厅内转了一圈）好！很好，我动了气。我就想这样子。（对侍从）叫小姐进来。（侍从下。猛地坐进沙发，摆出个高贵的懒洋洋的姿势）

第七场

露意丝.米勒怯生生地走进来，离弥尔芙特夫人老远便站住了；

夫人背冲着她，在对面立着的一面镜子中仔细观察了她好一阵。

片刻静场之后。

露意丝夫人，我听候您的吩咐。

夫人（朝露意丝转过身来，微微点一点头，疏远而矜持地）啊哈！你来了！——一定是那位——小姐吧——人家怎么叫你来着？

露意丝（略显不悦）我父亲姓米勒，是夫人派人请他女儿来的。

夫人对！对！我想起来了——那个穷提琴师的女儿，近来人们常常议论你呢。（停了一会儿，自言自语地）挺有趣的，可还算不上美人儿——（大声对露意丝）走近点儿，孩子。（重新自言自语）眼睛——惯会哭哭啼啼的眼睛，它们多么叫人爱怜啊！（重新大声地）再走近点儿——到跟前来，好孩子。——我想，你怕我吧？

露意丝（庄重地，以坚定的口吻）不，夫人！我鄙视世人的偏见。

夫人（自言自语）你瞧瞧，这倔强劲儿她准是从他那儿学来的。（大声）人家向我推荐了你，姑娘。说你进过学校，生活方面的事也在行——好吧。我愿意相信，即使全世界提出异议我也不在乎，对你那热心肠的推荐者我深信不疑。

露意丝可我不知道什么人会劳神费心，来替我寻求你的庇护，夫人！

夫人（矫揉造作地）费心地寻求的要么说是求你庇护的人，要么说是庇护您的人。

露意丝这话我不明白，夫人。

夫人比表面上看来要狡猾得多！你说你叫露意丝？你多大啦，如果允许我问的话？

露意丝已满十六岁。

夫人（迅速站起来）原来如此！十六岁！情窦初开！——恰似一台新钢琴上叩击出的第一响清脆如银的妙音！还有什么更富于诱惑力呢？——坐下，我对你没有恶意，可爱的姑娘——而且他也是初恋——当朝霞和朝霞聚在了一起，有什么好奇怪的呢？（非常和蔼地拉着露意丝的手）说定了，我要成全你的幸福，亲爱的——那不过是一些甜蜜的、稍纵即逝的梦罢了，如此而已，没有别的。（拍拍露意丝的脸颊）我的索菲快结婚了，想让你来接替她——十六岁，长久不了的喽。

露意丝（恭敬地吻她的手）感谢您的恩典，夫人，可是我不能领您的情。

夫人（气愤地倒在沙发上）架子真不小哩！——别的跟你一样出身的女孩子要能走进大户人家，高兴都还来不及哩。——你究竟作何打算，高贵的小姐？你这双可爱的小手就不屑于干活儿？你这张略有姿色的面孔就值得你骄傲？

露意丝我这张面孔，夫人，和我的出身一样，对我来说都不太重要。

夫人也许你认为美貌永不消失吧？——可怜的丫头，谁给你脑子里塞进了这种想法？——管他是谁呢，总归他都耍了你们两个。这张脸蛋儿并不曾在烈火中炼成金子。你那镜子兜售给你的永久牢固的东西，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金箔，迟早都不免让你的追求者给抹去的。——到那时，咱们可怎么办？

露意丝替那个追求者惋惜，夫人，他买了像是金子镶嵌的假宝贝。

夫人（不理睬对方说什么）一个像你这样年龄的姑娘，她通常同时有两面镜子，一面是真镜子，一面是她的崇拜者——后一面的圆滑奉承，刚好弥补了前一面的直率粗鲁。这个说，脸上有颗丑陋的麻子呢。那个说，胡扯，那是个妩媚动人的酒窝儿。你们好孩子，只有后一个也说了你们才相信前一个；你们就这么不断地跳来跳去，临了就会将两面镜子说的话搞混了哟。——干吗这么死盯着我？

露意丝请原谅，夫人！——我刚才正要为您这颗灿烂夺目的红宝石痛哭一场，它竟然不了解它的拥有者夫人您是这样起劲地反对虚荣。

夫人（脸红了）别扯到一边去，丫头！——要不是你那几分姿色，世界上还有什么会妨碍你挑选这个唯一能使你丢掉市民偏见的地方。

露意丝也丢掉我市民少女的纯洁吗，夫人？

夫人愚蠢，放肆！就连最粗野的恶棍也没胆量对我们无礼，要不是我们自己纵容他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，有多大面子，有多么高贵！我告诉你，看在你年轻的分上，我才一切都不计较。

露意丝请原谅，夫人，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表示怀疑。某些贵夫人的府邸公馆，常常不是进行最荒唐享乐的场所吗？谁又相信一个贫穷的提琴师的女儿，会有这样的英雄气概，敢于投身到那样的瘟疫孳生地，同时又因害怕传染而浑身战栗呢？谁会梦想弥尔芙特夫人会给自己的良心养一只永远赶不走的蝎子，会梦想她会破费大量的钱财，只是为了换得随时会感到羞耻和脸红这个好处呢？——我很坦率，夫人——当您打算去寻欢作乐的时候，看见我您会开心吗？当您尽兴归来时，看见我您受得了吗？——啊，倒不如让我们天各一方——倒不如让我们之间隔着大海——更好一些！——您好好想一想，夫人——清醒的时刻，枯竭的瞬间，会到来的——悔恨的毒蛇会咬噬您的心，那时——您将何等痛苦，特别是面对着一个心地纯善因而总是满脸愉快、宁静的使女。（后退一步）再说一遍，夫人，我请您多多原谅。

夫人（激动地走来走去）受不了，她敢对我讲这样的话！更加受不了，她竟然讲得对！（走到露意丝跟前，死死盯住她的眼睛）姑娘，你骗不了我。光有思想不会说得这么动情。在这些信条背后，必然隐藏着强烈的yu望；是它，使你把替我干事描绘得格外可恶——使你讲起话来充满火气——（威胁地）我一定要将它揭露出来。

露意丝（镇定、端庄地）您就揭露好了！可当您轻蔑地用脚踩那被侮辱的可怜虫时，当心造物主也会让它长上刺，好使它能反抗虐待！——我不怕您报复，夫人！——在臭名昭著的绞架上，可怜的女罪人将笑看世界末日到来——我的苦难已经如此深重，就连法律本身也不可能再使它增加半点。（稍停，非常严肃地）你想把我从自己出身的低贱环境中拉出来，我不想细细地分析它——这可疑的恩惠。我只想问，是什么促使夫人您把我当成一个傻瓜，以为我会因为自己的出身而脸红？是什么使您觉得有权来充当我幸福的创造者，还在您弄清楚我是否肯从您手中获取幸福之前？——我已经撕碎在人世间得到欢乐的全部梦想，已经谅解幸福的过早逝去——您干吗还要让我重新想起它们？——在上帝本身已经遮住他造物眼前的亮光，以至于他最大的光明天使也不再厌恶黑暗的时候，人干吗还要装得表面慈悲，实际残酷呢？——怎么搞的，夫人，您那炫耀不够的幸福，怎么总爱乞求苦难的羡慕和赞赏呢？——您的欢乐就这么需要绝望来装点吗？——啊，仁慈的主，那您还是让我变成瞎子吧！只有眼睛瞎了，我才可能与野蛮的命运讲和。——昆虫在一滴水里会感到如像在天国一般地快乐幸福；但一旦人们告诉它存在大海，大海里有船队在航行，有鲸群在嬉戏，它的那点儿快乐幸福便完了！——您是希望我得到幸福，对吗？（稍停一会儿，随后突然逼近夫人，出其不意地问）那您自己幸福吗，夫人？（夫人愕然地迅速离开。追上去拉起夫人的手，按在夫人胸口上）您这颗心，是否也像您的阶级一样眉开眼笑呢？要是我以孩子的天真无邪——要是我向您的良心发出呼吁——要是我把您当做自己的母亲来问您——您会劝我做这样的交换吗？

夫人（万分激动地跌进沙发）没听说过！莫名其妙！不，姑娘，不！你在这个世界上见识的还不多，要充当教训者还太年轻。别对我说谎。我分明听出来另一位导师的声音——

露意丝（目光温柔而锐利地盯着她的眼睛）这就叫我感到奇怪了，夫人；您早已替我安排好一个使女的位置，现在才提到这位导师。

夫人（跳起来）岂有此理！——就算是吧，既然你不容我回避！我认识他——了解所有情况——了解的比我希望的还多。（突然停住，然后越讲越激动，直至差一点大发雷霆）可是不幸的人，要是你现在还敢——还敢爱他或者让他爱你——我说什么来着？——还敢思念他或者成为他思念的一部分——不幸的人啊！我有权有势——令人生畏——我说话算话，一定叫你完蛋。

露意丝（镇定地）无可挽回啦，夫人，只要您开始强迫他，想使他不得不爱您。

夫人我懂你的意思——可我不要他爱我。我决心战胜这该死的热情，克制自己的心，并且也将你的心碾碎。——我要在你们之间设下危岩和深渊一般的障碍；我要让你们头顶上飞翔着复仇女神；我的名字将像一个作祟的幽灵，惊散你们的一次次亲吻；你青春美丽的身体在他的怀抱里，将枯萎干缩成一具木乃伊！——我是不能和他一起得到幸福——可也不允许你和他幸福！——记住，可怜虫，破坏幸福也是一种幸福！

露意丝是一种幸福，夫人，不过呢它已让人给您抢走了。别糟蹋自己的心吧。您对我赌咒发誓的那些威胁，您是干不出来的。您不会忍心去折磨一个完全无损于您的女孩，她相反倒与您同病相怜哩——而且，就冲您这股子狂热劲儿，我倒爱您了，夫人。

夫人（渐渐冷静下来）我现在在哪儿？刚才在哪儿？我让人记住什么？叫什么人记住？——啊，露意丝，高尚的、伟大的、圣洁的灵魂！原谅这个疯女人吧！——我不会伤害你一根毫毛，孩子。说吧，有什么愿望，有什么要求！我要用双手捧着你，做你的朋友，做你的姊妹。——你穷不是吗？——瞧！——（从身上摘下几颗钻石）我要把这些首饰卖掉——把我的衣服、马匹和马车卖掉——卖的钱全部归你，可你得放弃他！

露意丝（愕然倒退）她是在寻一个绝望者的开心呢，还是真的没参与那残忍的勾当？——哈！这样我倒还可以装装英雄，把自己的无能无奈美化成功德啦。（伫立沉思，过一会儿又走近夫人，拉住她的手，意味深长地凝视着她）夫人，您就把他拿去吧！——我自愿让给您了，这个那帮家伙用地狱的铁钩，从我流血的心上挖走的男子！——也许您自己不知道，夫人，可您践踏了两个相爱者的天堂，拆散了上帝结合起来的两颗心；您毁了一个女孩，她和您一样亲近上帝，一样为他所创造，一样有权享受欢乐，一样曾经赞美过他。可从今以后，她将不再赞美上帝了，夫人！——一只被踩死的虫子的最后挣扎，同样会传到全知全能的上帝耳中——他不会无动于衷的，要是有人扼杀生灵！现在他是您的了！现在，夫人，把他拿去吧！快去投入他的怀抱！拉他走向祭坛！——只是请您别忘了，当你俩在婚礼进行时准备亲吻的一刹那，将有一个自杀女子的冤魂冲进你们中间！——愿上帝慈悲——我实在没别的路走了！（冲出门去）;

第八场

弥尔芙特独自站在厅中，目光呆滞地瞪着露意丝冲出去的厅门，

震惊得失去了自持；终于，她从神志迷乱中清醒过来。

夫人我这是怎么啦？怎么回事？那不幸的女孩她说了些什么？——啊，天啦！它们，她那些可怕的、诅咒我的话语还撕扯着我的耳朵：把他拿去吧！她说。——谁呢，不幸的姑娘？你临终喘息的馈赠——你绝望恐怖的遗物吗？上帝！上帝！我已经堕落到这步田地——已经这么突然从所有骄傲自尊的王座上摔下来，以致饿鬼似的渴望着，期待着，要去接受一个女乞丐在垂死挣扎时抛过来的施舍么？——把他拿去吧！她说话时是那样一种语气，还伴着那样一种眼色——哈！艾弥丽呀艾弥丽！难道你就为此而越出女性的规范？你就必须为此而做人家的姘妇，丧失伟大的不列颠女性的名节，让自己荣誉的大厦在一个低贱的平民女子更高的德行旁倾覆么？——不，傲慢而不幸的姑娘！不！——艾弥丽.弥尔芙特可以忍受耻辱——可决不让人辱骂！我也一样有能力放弃。（神情庄严地来回走着）滚开吧，软弱的愁眉苦脸的女人！——别了，爱情甜美的金色的梦境！——从此我要以心胸博大为行动的准绳！——那相爱的一对儿完了，要不就只有我打消心头的欲念，并且让公爵永远将我忘记！（稍停，兴奋地）就这么办！——搬掉可怕的障碍——割断我与公爵之间的一切联系——驱走我胸中狂暴的爱情！——德行啊，我要投身你的怀抱！——收留她吧，你的悔过自新的女儿艾弥丽！——哈，我一下子心情多么舒畅！我一下子感到多么轻松！多么高尚！——今天，我就要像落日一般伟大地步下权势的高峰；我的荣华富贵将与我的爱情一道逝去；陪伴我完成高傲的放逐的，仅仅是我的心。（坚决地走向写字台）必须马上就办——立刻就办，免得那可爱的青年再迷住我，重新引起我内心的殊死斗争。（坐下开始写）

第九场

弥尔芙特夫人，一名侍从以及索菲。随后又来了宫廷侍卫长，

最后再进来仆人若干名。

侍从侍卫长奉公爵之命来到，正等候在前厅里。

夫人（写得正起劲）他会给搞糊涂了的，那木偶似的公爵！诚然，也够异想天开啊，竟这样子去剖他那至尊的脑袋瓜儿！——他那班宠幸会变成热锅上的蚂蚁——全国上下将乱作一团。

侍从和索菲侍卫长，夫人……

夫人（转过头来）谁？什么？——那更好！这类畜生来到世界上就为的是驮大口袋。请他进来吧。

侍从（下）

索菲（怯生生地踅近夫人）我不得不担心，夫人，我这样做近乎放肆——（夫人仍一个劲儿往下写）米勒那丫头发疯似的冲过前厅——您也满脸通红——自言自语——（夫人继续写着）我害怕——准保会闹出什么乱子来的！

侍卫长（走进来，冲着夫人的脊背不住地鞠躬，发现她没看见，就踅过去，站在她的椅子背后，轻轻抓起她的裙裾来按在嘴上吻了一下，细声细气地，诚惶诚恐地）公爵殿下他……

夫人（一边往信上撒沙子同时飞快检查信的内容，一边接过话头）他将怪我忘恩负义呢！——我曾经孤苦伶仃，他把我从苦难中拉扯了出来——从苦难中？——好个令人恶心的交易！——该撕掉你的账单了，骗子！我以终身的耻辱将还清了你的高利贷！

侍卫长（围着夫人转了一圈仍未受到注意）夫人像有点心不在焉——看来我只好鼓一鼓勇气了。（猛地提高嗓门儿）殿下派我来请问夫人，今晚是演法国通俗剧呢还是德国喜剧？

夫人（笑着站起来）随便哪个都行，我的天使。——顺便请你把这张条子带给公爵当饭后果！（转向索菲）你，索菲，吩咐套好车，并把我的行装全部集中到厅里来——

索菲（惊惶地退下）啊，天！我不早有预感吗！谁知还会出什么事？

侍卫长您挺激动吗，夫人？

夫人这样就可以少装模作样——哈哈，侍卫长大人！这儿将空出一个位置来，拉皮条的该交好运啦！（发现侍卫长在瞟字条）您念吧！您念吧！——我希望，信的内容不仅仅成为两个人之间的秘密。

侍卫长（念信，夫人的仆役们慢慢在大厅后部聚集起来）“公爵殿下！一纸您随随便便就撕毁了的契约，对我也再不会有约束力了。您的公国民众的幸福，曾是我爱您的条件。三年来我一直在受骗，现在才睁开眼睛。我厌恶您给我淌着您臣民们泪水的恩惠。——我不再报答您的爱，您就把它给予自己哭泣的国家，并向一位不列颠女公爵学习，像她一样怜悯您的德意志人民吧。一小时后，我已在公国境外。约翰娜.诺弗克。”

全体仆役（吃惊地嘀嘀咕咕）已在公国境外？

侍卫长（吓得把字条放回桌子上）上帝保佑，我最仁慈的夫人！带信的人和写信的人一样，脑袋恐怕都有危险。

夫人那就是你的问题了，宝贝儿！——遗憾的是我知道，你们这号人在重复别人念的经时也会噎死！——好吧，我就给你出个主意，把信烤在野味饼里得啦，这样殿下自会在盆子里发现它的——

侍卫长老天！这样做太放肆！——您考虑考虑，您可得想一想，这会叫大家多么狼狈，夫人！

夫人（转向聚集起来的仆人们，怀着内心的激动说出下面的话）你们都惊呆了，我的好人们，都惶惶不安地等待着谜底将怎样揭开，是吗？——走近些，亲爱的朋友！——你们侍候我既诚实又体贴，更经常地注意我的眼睛，而不是我的钱袋。你们的奉命唯谨是出于你们的热情，出于你们的骄傲——是对我的恩惠！——可叹啊，怀念你们的忠诚，同时必然想起我的屈辱！悲惨的命运啊，我最黑暗的日子偏偏是你们幸福的日子！（眼里噙着泪水）我现在就辞退你们，我的孩子们——弥尔芙特夫人不复存在，而约翰娜.诺弗克又太穷，无力偿付她欠的债。——我的管账先生将倾我的所有，任随你们瓜分。——这座府邸仍旧属于公爵。你们中最寒碜的，在离开此地时，也将比你们的女主人富有。（伸出手去，众仆役挨个儿上前热烈地亲吻）我理解你们，我的好人们——再见了！永远再见了！（强压悲哀，打起精神）我听见车已经到了。（抽身准备出去，侍卫长急忙拦住去路）可怜的家伙，你还站在这儿？

侍卫长（一直神不守舍地盯着字条发愣）要我把这张条子呈到公爵殿下高贵的手里吗？

夫人可怜的家伙！呈到他那高贵的手里，并且向他高贵的耳朵禀报，因为我不能赤着脚去圣地洛莱托清洗罪孽，我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，以便洗刷掉我曾经左右过他的耻辱。（冲出厅去。其余的人全都激动地各奔东西）;

黄昏时分，乐师家的一间房间。